

1 2016年8月的一天，平利县广佛镇政府的院子里来了一位满脸怒气的壮妇人。她径直走到原镇长柳金学的办公室门口，没有半点迟疑、也没有半点畏怯，举起巴掌“啪啪”地拍起了门。屋内没人。壮妇人有一些气恼！转过身来，将巴掌攥成了拳头，不甘心地朝门上“哐”地又擂了一拳。壮妇人站到了阶沿上。她没有离去的意思，而是高声吆喝起来，柳镇长！柳镇长！你躲到哪里去了？我要见你！你给我出来！刚上任没有多久的柳德军正准备下村，听见了吆喝声，主动走了过来。柳德军说，你找镇长？壮妇人斜睨了他一眼说，不找镇长难道找你？柳德军说，你有啥事找我也行！壮妇人又斜睨了柳德军一眼说，找你？找你做啥子？你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找你有啥子用？柳德军见妇人火气很冲，就说，你先到我办公室来坐，有啥子问题先谈一下，恐怕能解决呢？就是不能解决，我们也来想办法嘛！壮妇人见柳德军语气平和，说得也很诚恳，就说，坐就坐嘛，反正都是共产党的屋，我也坐得！正好让我也等一下镇长。壮妇人随柳德军进了办公室。进了办公室妇人才知道原先的柳镇长现在已经当了书记了，现在让她进办公室的这个人才是新来的镇长，也姓柳，叫柳德军。壮妇人站起来要走。柳德军忙说，你不是有事要找镇长说嘛？怎么又要走？妇人说，我不给你说！柳德军说，为啥？妇人说，你肯定也不是个好东西！柳德军笑了，说，这不是什么大事情，要买油盐吃是应当的，但是，我还不晓得你叫啥名字，家是哪里的哩？壮妇人“嘻嘻”一笑，把腰一挺，头一昂说，我啊，我叫李元丽，是冯家梁村箐箕凹上面的，住在最高的山上的！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元丽挥了一下左手，看着有一些别扭，充满了挑衅的意味。柳德军愣怔了一下，然后尽量平缓地说，哦，原来是李大嫂哦，我晓得，我晓得。李元丽望着柳德军，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说，你晓得啊？你晓得就好，你晓得你就好好处理一下我的问题吧！李元丽一屁股在柳德军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

那一天，他们走访入户，摸排了解情况，在半山腰绕了半天，都已经有一些疲乏了。邓文成突然问，那个老上访户李元丽的家还有多远？一路同行的村干部说，他们啊？还远着的！他们住在最高的山上。邓文成说，我们现在去，天黑前能赶到不？同行的村干部说，我们现在是在小西沟，我们从沟塄上翻过去，可能赶到。邓文成带头从小西沟往上爬。爬上塄，翻过山垭，大家都出了一身的汗，没有谁不是气喘吁吁，就连年轻的武装部长龚道远也是腿肚子发软脚乏力。大家都说，住在这上面，不说的别的，就这一趟路都要把人走死！邓文成什么也没说，但在内心深处里，他对中央的扶贫政策又有了更深刻地体悟。转过山包，是一块独活地。在独活地里，大家看到了李元丽。李元丽正在独活地里除草。她除草的动作和姿势让所有的人都有些惊愕，她没有用锄头，也没有站立，而是半跪半躺

还往山下跑什么呢？邓文成秋天时又上去了一次，走的是箐箕凹塄上。中途他们歇了两次，歇最后一次时，感觉山都在他们脚下。邓文成说，这住的也实在太高了，有点力气都浪费在爬山的路上去了。陪同的镇上干部说，半山腰的安置房马上就要开工了，来年建起来，他们就可以搬到半山腰来住了。那一次，他们没有见到李元丽，后来听人说，她到山那边给别人帮忙搬苞谷去了。但邓文成看到了些变化，房子周围收拾干净了，阶沿上的柴草码放整齐了，李元丽丈夫所穿的衣服不像第一次看见时那么邋遢了，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整整齐齐地梳理过。虽然看起来还是不灵光，但见了邓文成他们，他竟然还能主动地站起来让座。邓文成的心里感觉到了一丝欣慰。冬天似乎过得更加急促。几场大雪一下，就要过年了。腊月二十七这一天，大雪封山。李元丽早晨出来看了一下天色，知道这天气一天两天好不起来了，就是太阳出来，也晒不化久存的积雪，何况起了青板板的油光凌了。李元丽回屋去

子，国家的扶贫政策好得很哩。李元丽也连连点头说，我都晓得，我都想明白了，所以把这些上访告状的东西都交给你，随你们怎么处置，反正我不要了。李元丽走后，龙甫林向镇上及时汇报了她的情况。镇上领导和邓文成在一起碰头说，这是个好事头，一定要交代和安排帮扶干部以及村上，及时地帮助她找准发展的产业，好好助推一下她，让她走出生活的困境，看到生活的希望，这样我们的扶贫工作才算是起到了实效。几个人在一起商讨了一些思路，最后还是认为，尽早再上那高山上走一趟，实地考察后，和李元丽面对面地对接商定。2018年的春天来得并不迟，但地处高海拔的冯家梁村，山顶上和背阴处的积雪，让这里的季节似乎还停留在冬天。邓文成和他的扶贫工作队可不愿停留，他们在一个日出初晴的天气里，再次爬到了那高高的山上。他们转了好几面山坡，看了生长的植物和土质，依据山上的气候特点，最后认为还是让李元丽好好发展种植和养殖两项产业。种独活，种云木香，养猪养鸡。他们询问李元丽个人的意见，李元丽说，就这两项好，我没文化，只会做这些粗笨活路。邓文成说，种植和养殖也不完全是笨活路，也还是有技术的。李元丽说，笨活路我不怕，我吃得起苦，我们老秦才出事的那几年，我到香河塄上背地板条，半夜两点就从屋里起身，背一趟到香河口，挣十三块钱，然后又赶回来做家务和做地里的活路，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腿都走肿了，半年没有消，我都挺过来了。唉！我什么苦都吃过了，我不怕苦，就是怕技术。邓文成说，技术你莫担心，我们让人指导你。李元丽连连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邓文成又说，活路你也莫太下死力了，还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一大家都指靠你哩，你要是再累垮了怎么办？李元丽点了头，眼圈又红了。邓文成接着说，如果活路急，就请村上的人帮忙，都是一个村上的人，哪会不帮你？又指了指一路来的扶贫干部说，如果实在找不到活路的时候，就让他们帮你！李元丽连连摇头说，那怎么要得！再找不到活路，也不能找领导来做啊！邓文成说，我们都不是领导，都是为你们服务的，你还是要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们就行了。李元丽急忙说，我不会再给领导找麻烦了，我把告状的东西都交了，再给领导找难处，我就是把自己不当人了。邓文成也急忙说，李大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信访的事！我是说你生活上确实有困难和难处了，还是要找我们，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你听明白我的话的意思没有？李元丽眼圈又红了。她点着头说，我听明白了，你们对我的好我还不明白，那就真是对不起人了。停了一会儿，她摸了一把脸，又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把活路做好，等领导下次再到我这个高山上来的时候，就不会再为我烦心，只会为我高兴！邓文成说，好，我相信你！你看，我现在就已经高兴了！李元丽看到了邓文成脸上的笑容，也笑了。



在那高高的山上 □ 陈武成 (纪实)

2 在广佛镇，李元丽名声很响，是有名的上访户。她曾三次上访北京，两次去了公安部，一次去了政法委，是市上挂牌的信访户。柳德军到广佛上任的第一天，前任镇长柳金学在交接工作时重点提到了她。事情的起因是五十块钱——李元丽坐了同村一位村民的摩托车，结果拉她的摩托车被罚款，车主要求李元丽担负五十块钱的罚款费用——李元丽不接受这样的要求，两人起了争执。2001年，丈夫秦本才外出打工的时候出了事故，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还丧失了劳动能力。三个孩子也在读书，住在高山上，除了种一点土地，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那天刚好丈夫秦本才也在一路，他受了刺激，推倒了别人的摩托车，摔坏了反光镜，最后惊动了派出所。派出所进行了处理。但李元丽一直认为派出所的处理不公平，她开始上访，从县上一直到北京。柳金学说，她家里也确实困难，尤其是这几年，又出了一连串的事情。女儿患了红斑狼疮，到处求医治疗，病情刚稳定些，儿子的右大腿骨又查出来患了坏疽症，才在西安做了手术，也丧失了劳动能力。唉！这一家人也是多灾多难哩，她有时来找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还是要多理解她的难处，能帮她就多帮一些吧！听了柳金学的介绍后，柳德军的心情一直很复杂，也很沉重，他本来早就准备找个时间去箐箕凹一趟，没想到，他还来不及去，李元丽就先下来了。柳德军将一杯热茶递到了李元丽的手上。柳德军说，有点烫，你慢慢喝，喝好了，你给我说你的问题。李元丽望着柳德军说，你不下乡了？柳德军摇摇头说，不下乡了。李元丽又说，也不开会了？柳德军笑了笑，继续摇头说，不开会了，今天就专门听你的问题。李元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沉默了。望着手中的那一杯茶，很久很久也没有说话……

在地上，用左手一点点拨着坡地里的杂草。邓文成有一些奇怪地说，你怎么这么干活啊？李元丽说，我右手膀子痛，拿不起锄头，只能用左手拔草，不这样，就弄不成。同行的镇长柳德军介绍说，李大姐，这是县上的邓主席，专门上来看看你的！李元丽说，哎哟！你们这些领导啊，走这么远的路，爬这么堵的坡，专门来看我，我怎么领当得起啊？都快到家里去坐！李元丽急忙提了背篓往肩背，可是提了两次都没有成功。一起来的龚道远急忙几步迈过去，将一背篓杂草背了起来。李元丽连忙说，这怎么要得，还要领导给我背草。龚道远开玩笑说，你到北京去，蛇皮口袋都是我给你背回来的，今天给你背下草有啥子嘛？李元丽低了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但她咬着牙，硬没让泪水流出来！那一次，邓文成和柳德军他们在李元丽的家里一直待到黄昏降临的时候才离开，详细地询问了他们家的情况。她的遭遇和苦处让所来的一行人陷入到了深深地沉默之中！下山的路上，邓文成几次驻足回望，高高的山上已经被暮色覆盖。最后一次驻足回望后，邓文成说，这一户，我们再也不用上访户的老眼镜去框他们了，一定要真心实意地去帮他们，否则，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我们就是不称职的！

烧了水，招呼着给丈夫洗了一个澡。她心里明白，这样的天气，路上鸡子都走不稳，女儿女婿是不会上这高山上给他们两个老的辞年了。来不了就不来吧，李元丽和丈夫自己开始准备过年了。李元丽取了腊肉和猪肚子，又泡了黄豆，准备打一个豆腐。这些活路才开始做，她就听见了说话声。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哩。李元丽急忙从灶屋里跑出来，她看见几个浑身沾满了雪的人正从地坝坎下的坡路上往上爬。李元丽一时还没看清那些人的脸，就惊呼起来，哈了哇！这么大的雪你们还往上爬，你们准备做啥子啊？来的人抬起了头。有人答话说，李大姐，邓主席带我们专门来看你来了！李元丽听出了说话人的声音，又高声叫起来，哈了哇！是柳镇长啊！这么大的雪，你们是怎么上来的啊？柳德军说，爬上来的！李元丽几步跨到了地坝坎边上。她向邓文成他们伸出了手，一一将他们拉上了地坝。一路爬上来的人几乎都摔过跤，除了头上的落雪外，身上也沾满了积雪。大家站在地坝里，抖动了一阵，拍打了一阵，然后进了屋。看得出来，李元丽十分激动，也十分意外。她跑进跑出的，一会儿在炉子上添木炭，一会儿又拿出了板栗和核桃。柳德军说，你坐！歇一会儿。李元丽说，我不坐！我要给你们做饭吃！邓文成和柳德军都说，饭不用做了，我们来看一下你，问问你的情况，顺便给你送点米面油肉，算是来给你们拜个早年！邓文成和柳德军掏出了准备好的红包递给了李元丽。李元丽的手有些颤抖，她坚决推辞着说，你们领导走这么远的路，大雪大凌地爬到我这高山上来看我，我这是修了几辈子的福啊？我……你们……李元丽突然眼圈红了，哽咽住，说不下去了。柳德军说，李大姐，你莫激动，赶快把红包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现在都晓得，你不是个搅搅乱不贤的人，你不容易！你有你的难处。今后政策越来越好，又有邓主席和镇上帮扶你，你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李元丽使劲点了点。她接过了红包，什么话也说出来了，只剩下眼泪水“哗哗”地往下淌……

6 2018年过去了。这一年，李元丽种的苞谷和洋芋都丰收了，单苞谷籽籽就剥了四千多斤。她喂了八头猪，养了三百多只土鸡。她还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一个孵化机，专门孵化鸡仔。孵化的鸡仔除了自己喂养外，还送给那些帮她做活路的村民。李元丽说，我种了这么多的庄稼，还有药材，别人给我帮了好多的忙，我也没啥子报答的，就解一些鸡仔给他们，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人不懂报恩填情，还怎么活人啊？李元丽种的独活和云木香一开始就长势良好，看着喜人。云木香收获的时候，从山那边的六公里处来了十几个妇女给她帮忙，整整挖了两天。云木香码放在半边阶沿上，堆得实实在在的，足足有一人多高。扶贫工作队给李元丽联系了买方，李元丽一下子就卖了一万多块钱。拿着厚厚一沓的百元钞票，李元丽高兴得眼冒泪都笑出来了。2019年初，箐箕凹的安置房竣工了，李元丽分到了一套。拿钥匙的前两天，她专门带了丈夫去看。丈夫似乎也明白那是他的新家。丈夫像个小孩子似的，摸了门板，又摸门把手，把各个房子的门板和门把手都摸了个遍。李元丽也受了感染，不但摸了门和门把手，还摸了墙壁，还把房子里水龙头和电灯开关都开了。她以为这是在梦里。第二季度的时候，冯家梁村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推选村上自强的脱贫标兵，李元丽被一致通过，全体党员没有一个人反对。村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李元丽的时候，李元丽比得了一万块钱还要高兴。她站在那高高的山上，突然放开喉咙，唱起了花鼓子。李元丽的歌声从高高的山上传下来，山下的人都听见了。人们惊讶地说，想不到李元丽还会唱歌啊，还唱得这么好哩！李元丽自己也惊呆了，她已经忘记自己还会唱歌的事了。可是那一天，她好像回到了二十岁以前，她把花鼓子唱了一遍又一遍。她的歌声在那高高的山上了回荡了很久很久……

3 2017年6月，平利县的扶贫工作全面铺开，县上的所有县级领导都被分配到了贫困村进行帮扶包抓，县政协副主席邓文成被安排到了冯家梁村。进村伊始，了解了全村情况后，又专门询问了李元丽的情况。因为李元丽不但是村上的贫困户，还是县上关注的挂牌上访户。

4 往年山上，人迹罕至，只闻鸟鸣，不闻人声。现在，那高高的山上经常有人影晃动，人声喧哗。村上的干部秦金林、张立新，包村干部黄开业、龙虎林，镇上的领导也去了。柳金学亲自安排，给李元丽送来米面。柳德军跑了好几回，根据实际情况，给李元丽丈夫变更了残疾证的等级，同时还给李元丽本人也办理了残疾证。并为李元丽儿子争取到了大病救助，申请了低保，为了后期的治疗方便，镇上又在广佛集镇给李元丽儿子解决了一套安置房。凡是国家有的政策，镇党委和政府都首先想到了他们家。慢慢地，李元丽不再住镇政府跑了。呆在山上，安心照顾丈夫。因为她知道，有什么事，上面的人都会上山来找她的，她

5 过了年没有多久，李元丽从山上下来了。她在村委会找到扶贫队长龙甫林，把一包东西交给了她。李元丽对龙甫林说，这是我以前上访时的所有材料，我今天把它交给你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上访了！龙甫林疑惑地看着她，好像还没有听明白李元丽的话。李元丽就又接着说，我的心通了！我以前上访，一是心里憋的有气，二是生活确有难处，没办法！现在，领导把我当人了，有一趟无一趟地往我那高山上跑，小路都跑成大路了，这是有我这个人啦！你看去年，腊月二十七了，那么大的雪啊，青板板凌，鸡子都走不稳的路哩，领导们还爬上山去看我，给我拜年，我后人都没这么好啊！我如果还给领导找难处，还去上访，我这不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吗？龙甫林连连点头说，李大姐想明白了就好，以后好好过日子

波波斯菊盛开的山坡 □ 王旭 图/文



过生日时，朋友送了我一大捧波斯菊。五颜六色的，就像艳丽的生命一样，让人莫名地心情好。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对这种植物有了新的认知。直至前几日听友人说今年安康机场附近波斯菊开得极好，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伏夏的日头大，大清早的也不例外，晒得人眼睛都花了。但即使这样，花儿也未低下头，沿路边看上去，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盛开的波斯菊，一团团，一簇簇，一丛丛，像裙裾翩翩的舞者，风姿俏丽，顾盼生辉。波斯菊长势凶猛，大部分已有半人高。夏季的风总是不太温柔，时轻时重，时缓时急，身旁这朵紫色的波斯菊叶子微微晃动，碰到杂草，好似能听到轻微的一下一下的碰撞之声。风再大一些，她就更无力抵挡，最终美人被摧，玉软花碎，眼角挂了一两点星星泪洩，软绵绵无力地伏在地头，一动不动。眼前一丛玫红色波斯菊，一胞四胎，还有两个尚在孕育之中的。未盛开的紧紧蜷缩着身体，犹如一粒豆子般嵌在花萼上。已盛开的骄傲地露出淡黄色的蕊，十几层锯齿状花边沿着花心放射开来，层层叠叠，一点也不显拥挤。四个姐妹虽看着相似，但却美得各有风情。再看这朵金黄色的波斯菊，恰如一位古典的女子，淡扫蛾眉，薄粉敷面，轻施胭脂，唇染丹朱，高绾发髻，金瓒玉珥。身上衣裾是21片的花瓣，雅致中见富丽，橘色的花蕊犹如凤尾，端丽冠绝。边上露出浅浅的红晕，好似娇羞一般。花丛间蜜蜂飞舞，嗡嗡直响，从这个花蕊蹦到那个花蕊，像浪荡公子哥一样，采完这朵花没有一丝留恋，就立刻奔向下一朵的怀抱。色彩斑斓的蝴蝶也翩跹其中，要在群花中找到一位可爱的小恋人。于是每朵花都是安静的、端庄地坐在枝上，正如一位没有订婚的姑娘。他把所有的都看了一遍，还是没选心仪的，最终支棱着小细腿立在一旁唉声叹气。看到此情此景，突然想起王阳明曾说过的一段唯心名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大概意思是看见花时，感觉到了，花就存在；没有看见时，感觉不到，花就不存在。然而事实上，花不会因为我看或看不见，就存在或不存在，它一直都在。只是它所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撼，只有在我亲眼看到之后，才会感受得更真实。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我抓住了此时此刻永恒的美，你看，就在这一刹那，花的颜色都明白起来了。

